

在最坏之处看到欢笑
对人间总是宽容



The
reversal
of
a
dream
without
fear

颠倒梦想，

不畏不惧

宇文正 作品

魏晋人形容人，说“空谷之白驹，幽夜之逸光”，我想宇文正的散文，就有这样的自由、秀逸与光辉。她穿过时间的美渠，现代的冷酷峡谷，无论怀人、伤逝、慨史，都带着对这人世的喜欢和暖意。一种宽谅和不忍。

我读她此书诸篇，常浮现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这种唐人的爽飒、多情和义气，在这贫血灰濛的时代，真是珍贵。

骆以军

艺出版社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颠倒梦想, 不畏不惧 / 宇文正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359-3

I. ①颠… II. ①宇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74479 号

书 名 颠倒梦想, 不畏不惧

著 者 宇文正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特约编辑 汪 旭

文字编辑 聂 斌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75

字 数 205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359-3

定 价 3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卷一 颠倒梦想

颠倒梦想 / 002

扬琴 / 007

想喝 / 011

筷子 / 018

唉，茶，咖啡！ / 022

咖啡 / 025

十七岁的想望 / 030

饿 / 033

窗户上的薄荷梦 / 038

和音乐恋爱 / 041

1986——心在高原上 / 048

氮醉 / 051

书包 / 057

生活的雨露 / 061
自由 / 065
盘子总是会破的 / 069
面孔辨认缺失症 / 071
球迷 / 076
蝴蝶 / 080
迷路 / 084
笔 / 092
脸书真的很八卦! / 096
落日看花回 / 100

卷二 我将如何记忆你

声音也会老的 / 106
水兵领洋装 / 111
家庭代工 / 115
来自大食帝国的人 / 120
人人都需要哥哥 / 126
啊，荡秋千! / 131
灯泡 / 136
脂肪球时光 / 139
小琉璃的玻璃月亮 / 142
指尖划过冰块 / 147

我将如何记忆你 / 156
那房子，那时光 / 157
最初的梦——记我年少时的朋友秋 / 162
泡沫纪事 / 166
和同学相遇 / 169
潮汐所止之地 / 173
烟火春联 / 177
养生协会永久会员 / 182
兰花虾 / 186
平安 / 191

卷三 我们苦难的马戏团

梦中的旅人树 / 194
弹起罗大佑 / 196
疯狂星期一 / 200
心在月球上 / 204
我们苦难的马戏团 / 207
有些地方 / 209
有些时刻 / 219
鼠鼠志 / 227
锹形虫落跑了！ / 236
拼布之路 / 239

来去死亡谷 / 245

亲子之木 / 250

浣熊 / 253

丹佛归来 / 256

相声之家 / 263

旁听对话 / 267

我的《西游记》 / 270

一家子“三国” / 274

昭君很忙 / 281

早安，晨之美 / 285

勉强 / 287

快乐的能力 / 288

故事 / 290

考 / 294

心经 / 298

找回天空 / 301

卷一

顛倒夢想

颠倒梦想

从孩子学会说话开始，我们就不知不觉养成了一个睡前的仪式：

“晚安，Good night，做好梦。”

“梦什么？”

“梦——妈妈，和小卷！”

他多半是要梦妈妈，再加上一个他刚从书上读到的童话角色。有时他会想要梦火星、宇宙飞船、铁线蕨、常春藤、他的“心爱小被被”……日有所思，夜，期待有所梦。他从不知道“做好梦”对我而言是一桩多大的幸福，以致在做了母亲之后，把它化为深深的祈愿。

大约从高中时代，我展开多梦的人生——那并不是抽象的“梦想”，而是历历如真的梦境，几乎一入睡，就是另一段生活的开始，长长一觉醒来，身心俱疲。我很早就有黑眼圈。

情况恶劣时，我常从梦魇里挣扎，醒来时一身是汗。母亲说是被一种大蜘蛛网住了，到庙里为我求来平安符，让我戴着。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平安符的法力，我睡得安稳些了。那是高三左右吧，到大二时这情况又来了，并且变本加厉。后来有朋友分析，“什么大蜘蛛、什么法力，很简单嘛！高三要联考、大二时你刚转系，面对压力，个性敏感一点的人就睡不好啦！”而我心知这说法似是而非，尤其大二转入中文系，就我的兴趣而言反而是压力的释放。

有时觉得被什么东西压着，有时是在梦中急着叫喊出来，却发不出声，胸口近乎窒息。到底在睡梦中急于呼唤什么？什么事情非要叫喊出来呢？我现在只觉不可思议，那时我还是完全未涉世事的女孩啊！

梦中，延续了日间的思绪。当我白天频频说错话时，梦里，我参加合唱比赛，比赛开始，全班唱着《慈光歌》，我却唱《当晚霞满天》，连歌都唱错。被一个穷追不舍的男生吓坏了，写封信请他别再打扰。信寄了，又感到一丝后悔，那晚梦见钢笔掉在地毯上，笔尖摔断了。

桌灯的灯泡不亮了，我旋下来摇摇看，想听听有没有声音，这一摇，摇出一堆沙来，哗哗哗哗，漫天盖地……

身边的人物，在我的梦中扮演他们在真实生活里不曾表现的行为。我从来不好意思告诉我的大学室友，“我梦见你穿着我的长裙在草坪上转圈圈。”她走路总是低着头，尽量不接触别人的眼光，从来不跟男生约会，从不穿裙子。

小时就听过一种说法，梦总是与事实相反。后来又有人告诉我，如果是彩色的梦，就会实现。于是每有特别铭心的梦，醒来时我总努力回想，那梦是彩色还是黑白的呢？

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走入太虚幻境，翻阅的簿册揭示了身边人物的命运。可惜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启示命运的大梦，只是在许多生命的场景，某一段对话、某一个人物做出的动作，常令我觉得似曾相识，怀疑在梦里预见过。

一睡就做梦，日间想逃避的事物，在梦里更加活跃。有时从缠绵的病中醒来；有时梦见考试，这种梦持续到现在，竟还偶然

出现。

我是仓皇逃难的大陆人，一意向慕自由，但总是难逃魔掌。一次次惊心动魄的逃亡、被捕，而抓我的人们，竟然都是高中时代的老师、同学……

两个女的，我不认识她们，意图死亡，要求我一块儿到偏僻处，把她们杀了。而我，就像一贯不善拒绝的个性，不得不答应了。我们一路走着，我愈想愈毛……

猛地惊醒过来。

我厌恨睡眠这件事！对于那种一沾枕就能睡、清梦也无的人不由得嫉妒起来。那一年，H特地从台湾清华南下台中，再陪我坐火车回台北。对于初恋者，这短短二三小时的车程，该是无限甜蜜的。伴随火车行进的韵律，我对H诉说自己的梦，他叹口气：“睡觉不好好睡，做那么多梦干嘛？”聊着聊着，他竟然睡着了。我不敢相信，一个兴冲冲跑来，说要陪我回家的大男孩，活生生就在我眼前睡着了！我望着窗外匆匆倒退的景致，无声哭了起来。唉！我知道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，可是爱情是一个十九岁少女生命的全部啊。当H醒来，台北到了。他从不知道他这一觉里，身旁的人已经历一番要不要悄悄溜走的挣扎。

不易睡着，偏又警醒。高中时迷棒球，世界杯决赛的转播多半在凌晨。临睡前我会定闹钟，但总在闹钟响前一二分钟自动“跳起来”。似乎我的生理保留了一种原始的本能，能不凭借外力在想要醒过来的时候自动清醒。

于是长大后我不能忍受世上有一种人，连“起床”这么一件基本的自制力都没有。C每天上班都迟到，连跟我约会也迟到，

而且一迟就是一两个钟头，原因永远只有一项：睡过头了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约会总在中午过后啊！告诉C我不但做记者不迟到，从前想在夜里起来看棒球时，也总能在闹钟响之前醒来。他问我：“你以前在丛林里待过吗？”前世吧！我的守时、对睡眠毫不留恋似乎是一种原罪，那并且破坏了女性的美德。

情感混乱的岁月里，梦境最是繁杂。

不知何人，带我到一处山上，要登顶。是C？好像又变成T。到了山顶，我想起从前H带我来过，可遥望大、小霸尖山。此地已被开发成游乐园。我坐上一个电动玩具，启动后竟然失控。我飞速旋转，停不下来……

睡觉不是一种休息，我宁愿醒着。高中到大学时代，我对国乐产生浓厚的兴趣，除了缘分，我想我的睡眠情况更是直接的原因吧。听觉敏锐得像精微的调音器，唯有中国音乐里的弹拨乐能满足我的耳朵。夜愈深，耳愈聪。戴着耳机，慢慢进入梦境，梦里的耳朵都是醒着的，听得见《春江花月夜》里琵琶与箫缔造的一色江天；听得见《月儿高》里的苍茫疏淡。对光线也敏感。大学宿舍夜十二点一定熄灯，清晨六点多电一来，我就被灯光唤醒。

我常感慨自己写作起步太晚，周围朋友们总是仁慈安慰：“哪里！你还年轻！”其实我的遗憾并不是源自张爱玲“成名要趁早才会痛快”之类的想法；经验里，十来岁到二十出头的少女，根本是另一种人类，她们身上所有的神经、视力、听觉、嗅觉、肌肤……情感都在最纤细的状态，那是一去不复返的。我在生产后意外地腰围没有变粗，常因此被询问保养身材的秘诀，然而人们见不到的是，神经是不得不变得粗壮了。贾宝玉说女人是

水，是珍珠，而嫁了人的女人就成了死鱼眼珠子了。有什么办法！为母则强，哪里还容得水晶琉璃之身！我变得渴睡、较易入眠，虽然依旧多梦，醒来却已遗忘大半。原来多年来，我缺乏的竟不过是劳其筋骨的锻炼么？

那一段缠绵在梦境里，虚实不分的日子，竟消失得如梦一场。

世界倾斜，道路倾斜，人们穿着一脚高、一脚低的鞋子在砖石路上走着。海洋与陆地倾斜得太厉害，就要反转过来，狂潮从远方席卷而来……

我从阁楼窗口抛下一枝玫瑰，花朵飘浮在空中，芙蓉般的繁复花瓣渐渐胀大，大得如一朵红色的云……

我站在阳光下，抚着晒红的膀子，自言自语：“什么东西在阳光下都会褪色，只有人不一样。”“白色褪掉了，也是褪色啊！”谁？是谁回答我呢？阳光照在草原上，一望无际……

我在沙滩上走着，海潮在远方，我蹲下来，产下一只蚌。海潮袭来，带来无数的蚌，银白月光下，所有的蚌开开合合，奏出四重奏的声响……

残留在记忆里的梦的片段，都已失去可凭借分析的翔实背景；许多扩散得失去形貌的梦境，仿佛不慎被我按了消除键，遗落在不知第几度空间里，连同我与睡眠争战的青春，一并成为永远救不回来的档案。唯一留下的证据，就是这一对黑眼圈了。我对那段有着细丝般神经的惨绿岁月，竟无端怀念起来。

有人递一把吉他给我。我调一调弦，想弹，弦却断了……

扬琴

仿佛梦游，我回到娘家四楼，打开尘封多年的琴匣，擦拭满布的灰尘。扬琴哑了好些年，一度陪伴它的是一只波斯猫，现在连猫都不在了。

一次二嫂问起，可不可能把扬琴架起来，教教小朋友们敲着玩？我摇摇头，扬琴有那么多弦，千头万绪，调一次音要花许多时间，台北气候多变潮湿，我又无法随时去调音，这个庞然大物并不适合作为玩具，再说，“我不太想再去碰它……”嫂嫂连连点头：“我了解的！”

我的确为一个小女孩的音乐之梦作过启蒙。那时是记者，工作时间弹性很大。男友H赠我一架五桥半的大扬琴，原来只二桥的小扬琴多出来了，送给二嫂的侄女玩。但是国乐器不像电子琴真能随意当玩具，我得去教她入门和帮她调音，于是一两周过去一次。很难想象还那么年轻的时候，会对一个小孩有此耐心，大约只能归诸缘分吧！我与她有缘，坐在她的小房间里听她叮叮咚咚敲琴，十分愉快。从基础的简单乐理教起，小女孩极聪明，半年后我把她介绍到一个知名的国乐教室习琴。几年之后，我在电视五灯奖的节目上看到她击败群敌，登上五度五关的宝座。主持人弯下腰来问她为什么选择学扬琴，她回答：“小时候，我小姑姑的小姑送我一架小扬琴……”主持人被她搅糊涂了。

当年为什么选择扬琴呢？

H拉二胡，我曾随手引弓，没几分钟就上手，使他惊讶，

鼓励我习琴。后来曾经在餐桌上，一位也善拉二胡的马来西亚侨生看我使筷老夹不起东西，忍不住纠正我拿筷子的手势。他说：

“学会筷子的正确拿法有很多好处，譬如学二胡，执弓就跟拿筷子一样，会拿筷子就会拿弓……”我打断他：“可是我会拿弓，就是不会拿筷子！”我从来夹不起鹌鹑蛋，却能轻易找到二胡的音位。

很想要玩一样国乐器。琵琶和筝，在我心里已经被太多文人典型化了，虽然琵琶的音色有时是阳刚的，“犹抱琵琶”的女性形象使我却步；沈尹默写过沧桑的散文诗《三弦》；二胡老为张爱玲的悲凉小说织画背景，觉得它们都被定了型。吹管乐器中，笛、笙吸引我，尤其笙，音色雍容华丽，传说女娲作笙，很有神话色彩；更喜欢云贵地区的巴乌，音色柔和浑厚，第一次听它，真有种前世的召唤感，可是考虑自己肺活量的问题，结果选择了不太多人玩的击弦乐器，扬琴。

扬琴的前身是“萨泰里琴”，来自波斯、亚述这些古代阿拉伯国家，那正是现在战乱频仍的伊拉克、伊朗一带。唉！这样愉快的乐器，完全像个好脾气的活泼少女啊！回想当初选择它，不正因为渴望阳光的天性？再没有一样乐器如扬琴，从音色、到演奏的姿势都明朗如飞珠溅玉。

中东真是一片音乐发源的沃土。据悉胡琴与小提琴的前身其实同源，从中东流传到欧洲，在“科技上”大为改善，从“站着演奏”转变为横式演奏，共鸣箱加大，且进入贵族音乐的殿堂；而那胡人的乐器来到中国多年，一把弓架在两弦之间的形式始终维持不变，按音时弦是悬空，没有指板的帮助，困难度较大，却

也保留了吟猱绰注的灵动空间。分道扬镳后，两者各自表述了颇不相同的美学观。

然而这些乐器在中东本地如何发展？我却无缘得见。那烽火绵延的地区啊！

扬琴在明末由波斯经海路传入中国，因此流行的地域并不是接近中东的新疆，反而是在南方广东一带。不过到了中国，质料改用梧桐木，音质变得圆润，音量也扩大了。广东音乐里，粤胡、扬琴、秦琴的小合奏是基本的“三架头”；演奏小曲《雨打芭蕉》、《赛龙夺锦》，扬琴在其中，特别衬得华彩跳跃。江南丝竹里，精细雅致的曲调如《中花六板》，只以箫、二胡、琵琶、扬琴少量乐器演奏，格外清新。

扬琴刚进中国时，本来称“洋琴”的；也有人因为它的演奏方式——以双手持琴竹敲打在弦上——而唤它“打琴”、“敲琴”；而因它的形状，在梯形音箱左右两旁设弦轴张弦，如一只展翅的蝴蝶，又被称为“蝴蝶琴”。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名字，而有以“蝴蝶操”为名的练习曲。我习琴的过程，只是自己看书，偶然采访遇上名家，看看我的手势，指点一二。最初即练初学琴谱上的《蝴蝶操》，还没有太多轮音，学习两手的均衡。琴架上的谱子便总是停留在《蝴蝶操》那一页。有时二哥跑来玩，摸摸索索敲出“梭咪咪、发芮芮”的音，“你干嘛？”赶开他，他说：“我敲蜜蜂操！”

“蝴蝶琴”这名字现在不大用了，我想它后来定名为“扬琴”，除与惯称的“洋琴”谐音之外，更因为它飞扬欢快的音色吧！

在欧洲也见得到扬琴的踪影。德国纽伦堡的博物馆里收藏了古代的“萨泰里琴”。它在中世纪传入欧洲后发展为“德西马琴”，形制与今日中国的小扬琴非常相似。我曾与大哥、大嫂游法兰克福时，看见一名西方年轻人在一处广场前演奏小扬琴，我们惊异地停下脚步，细听之下，发觉他演奏的竟是披头士的《Yellow Submarine》，不禁失笑。来往不少人在他身边的大箱子里掷钱，表情总是很稀奇的样子。大哥说：“妹你也应该把你的扬琴带来，旅费就有了！”大约觉得我敲得还比那人像模像样些，并且是正宗的国乐。他以为那人偶学了一样中国乐器，到西方世界里来献宝。从远处看，我只觉那琴的音箱比我的小扬琴略薄些，而他的演奏几乎只爬梳音阶，不见轮音的技巧，琴的音色也显得干一点。后来想起，扬琴从波斯，也传进了欧洲，也许那就是我在书上读到过的“德西马琴”吧。

卡赞扎基斯的《希腊人左巴的生活和时代》里，左巴的出场带着Santuri琴，译注里说，那是“一种希腊的民间乐器，有点类似扬琴，用小槌或琴拨弹奏”。可见希腊也有它的分身。

而我唯一在书上看到扬琴的影子，就是《希腊人左巴的生活和时代》里的Santuri了。可是我始终怀疑，如果不是那位译者弄错了，就是卡赞扎基斯写得不够准确，因为他动辄说左巴“抚着琴弦”弹奏，从未提及敲奏的小槌，从左巴弹琴的动作看来，Santuri倒像是一种弹拨乐器。然而他说起那乐器的性格，却多么神似我心中真正的扬琴。左巴对那书呆子老板说：“我没有跟你讲过吗？Santuri需要一颗快乐的心。”“我没有时间去写。有时候是打仗，有时候是女人，有时候是酒，有时候是Santuri，我去